



左图起顺时针:真正看得见风景的午餐;一周岁的小象,牙齿才露尖尖角;丛林生活和美食从来没有冲突。

今年八月的东非之行,缘起于去年四月上海的一次同学聚会。中学时代的一位好友经我怂恿二人非洲,去了南非博茨瓦纳赞比亚,又去了纳米比亚,从此也成了“非洲病”的患者,如同所有爱上非洲的人,不能自拔地眷恋非洲,唯一的解药是一次次重返非洲。她提议我们两家同行,再回非洲。商量之后,我们决定同去东非,去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去看百万角马过江北的动物大迁徙的壮观奇景。这些,是南部非洲没有的景致。

图片由Nomad Safari 提供

第1站 泰伦格里国家公园 (Tarangire National Park)

八月九日清早,离开内罗毕,前往坦桑尼亚境内的乞力马扎罗山。从飞机上能远远地眺望到云海中的白雪盖顶的乞力马扎罗山,想到海明威,也想到那个瓜分非洲的故事。当年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和德国的威廉二世为东非的两座大山讨价还价,最后的结果是一国一山,肯尼亚山归英国,乞力马扎罗山归德国,才有了现在肯坦之间笔直的国境线上在乞山附近的那个小弯弯。

五十分钟的飞行,向导Alex已在机场外等着我们。开车去泰伦格里国家公园,车程三个多小时。一路上是平整的柏油马路,Alex夸赞这全是中国的贡献。放眼望去的是郁郁葱葱的植被,香蕉树上挂着沉甸甸的果实,田里种着玉米、高粱、青稞、麦子等谷物,竟然还有在南部非洲从未见过的水稻田。还有大红的火焰树,紫红的九重葛,这些熟悉的强烈的非洲颜色。沿路上色彩强烈的还有披着红色格子布的马赛人,高挑的身材,挺直的背。放牧的马赛男孩们,把棍子横扛在肩头,赶着牛群或羊群。裹着五颜六色的花布的女人,背上背着孩子,头上顶着木柴或水桶。

泰伦格里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东北部,靠近旅游重镇阿鲁沙。我们的营地 Kuro Tarangire,属于坦桑尼亚土生土长的游猎公司Nomad Tanzania,位于公园的南部,坐落在刺槐树和腊肠树丛中,偎依在

TANZANIA

坦桑尼亚之旅

在非洲国家中,坦桑尼亚是少有的独立之后没有发生过战乱的国家,坦桑尼亚人自豪地称自己为“非洲的日内瓦”,邻近国家在冲突之后,都到这里来议和谈判。文 恺蒂 图 Francis Gerard





图片由Nomad Safari 提供

对于来到坦桑尼亚游猎的游客,可以把泰伦格里当作入门的功课。

泰伦格里河畔,当然,八月正值旱季,河里基本上没有流水,只是一条蜿蜒的沙质的河床。在当地的斯瓦西里语中,Kuro意为“水羚”。这是个半永久性的营地,每年从三月到十一月在这里搭建,雨季时要全部拆掉,一根钉子都不能留下,可以让荒原完全恢复原样。

营地只有六间帐篷,隐藏在树下草中,褐绿色的帆布与大自然浑然成一体。我们住的家庭帐篷是两间帐篷相连,连接处有一间小起居室,地上铺着动物的毛皮,还有一张舒服的沙发。帐篷前是一棵巨大的腊肠树,挂着的果实真象巨大的腊肠,营地的工作人员说最好不要坐在树下,因为说不定何时果子就会掉下,砸在头上。营地的公共区域是一间草棚,用刺槐树枝和茅草搭建,三面有可以称之为“墙”的“栅栏”,另一面朝着荒原完全敞开。十米开外有一个火塘,每天晚饭前客人们可以在那里小坐,交流一天的游猎见

闻。但第二天晚上火塘附近被象群侵占,大家只有站在草棚里观望的份。

营地的用电主要靠太阳能,卫生设备是“绿色马桶”,帐篷后吊着两个水桶,那是淋浴设备。洗澡时与工作人员说一声,他们在水桶里装满热水,将它吊到高处,在帐篷内的人就能放水洗澡,一桶水二十公升,要洗头发的话就得要求第二桶水,自有一种别处不能相比的野趣。

丛林游猎,清晨和黄昏是最神奇的时光。小朋们早就熟悉,而且南部非洲的经验已经让他们训练有素,非常适应这种凌晨即起和没有网络的生活。日出大约在六点半,六点左右,早茶和洗脸的热水就被送到帐篷。六点半准时出发,东方的那一抹红色正展开来,天色慢慢明亮,托出一颗鲜红的太阳。早饭不用在营地吃,因为越野车后已经载着两个大包,九点钟左右,Alex会找到一个安全的野餐的场地,车中的垫板会神奇地变成一张小餐桌,格子桌布齐整地铺好,折叠椅也会支好,一叠圆形的饭盒,会摆出水

右图起顺时针:颜色鲜艳的紫胸佛法僧在观望;面包也是动物形状的;虽然是四面通透的帐篷,但舒适仍必不可少。

果、麦片、面包、香肠、火腿和鸡蛋,还有热咖啡热巧克力,观望着远处象群或野牛,这样的丛林早餐,美食加美景,仿佛更好吃。

中午时分,回营地休息,下午四点半的茶点之后,再出门,在黄昏和日落时去追寻动物。非洲荒原上黄昏短暂,这是最难向那些从未到过非洲的英国人解释的。英国夏日太阳下山之后的亮光仍可以持续两个小时,而非非洲荒原的落日干净利落的,红红的落日在地平线上消失之后,半个小时内树木就都变成了黑色的剪影。

女儿负责在游猎的清单上勾点我们看到的动物,泰伦格里是大象的家园,南部又有Silale沼泽,各种野生动物应有尽有。对于来到坦桑尼亚游猎的游客,可以把泰伦格里当作入门的功课。对我们来说,最奇妙的时刻,是第二天清晨五点多钟天刚蒙蒙亮时,被帐篷外的咀嚼声吵醒,原来是一头长颈鹿在香肠树下举头吃着树叶,它背后天际的那溜鱼肚白,香肠树慢慢从剪影中显现出立体的形状,长颈鹿优雅地移动着脖子,黑色的舌头舔食着最嫩的叶子,丝毫不知道几米之外我们的存在.....



第2站 恩格鲁格隆火山口 (Ngorongoro Crater)

从泰伦格里去恩格鲁格隆火山口,中间经过马尼亚拉湖(Lake Manyara),那里是稍作停留的野餐中饭的好地点。

恩格鲁格隆火山口的地貌奇幻,是大自然的一大奇观。这座火山原本高度在五千米左右,可与乞力马扎罗山比肩。三百年前大爆发之后塌陷六百多米,形成了现在这个巨大的平底锅,锅沿是一圈山脉,锅底是一片平整的荒原和湖泊,直径大约二十公里,方圆三百平方公里。恩格鲁格隆,意为“天神之屋”,在它附近,还有一座活火山,也是坦桑尼亚境内的第三座高山,当地人称之为Oldonyo Lengai,意为“天神之山”,2007年曾经爆发过一次。

恩格鲁格隆开车的路线,有一个进口,两个出口。一清早,环状的锅沿被罩在云雾当中,车子在能见度很低的云层里开了四十分钟,才到一条下山的通道。往下开不多久,眼前就豁然开朗,云消雾散,巨大的平原和湖泊豁然出现在面前,再回头,环山还在白云之中。

在过去的几千年中,许多游牧的部落把牲口赶到这里来放养,互相之间也常有冲突,大约两百年前,马赛人来到这里,就成了这里的主要居民。现在,恩格鲁格隆火山口被定义为自然保护区,而不是国家公园,因为马赛部落对这里仍有权益。塞伦盖蒂在1951年成为国家公园后,马赛人不能再在那里放牧,火山口的区域就成了他们主要的聚集地,现在,大约有四万多马赛人居住在这里。他们能自由出入火山口内,也可以把牲口群赶到保护区里面放养,当然,如何面对保护区里的食肉动物们,也是他们自己必须处理好的风险。旱季他们在锅沿上的林地里安营扎寨,雨季到来时,他们会搬到外面的大草原上。

这里的马赛人要远远多过阿鲁沙地区,一个个脊背挺直,红色如火的格子布,行走红土地上。放牧总是男人们的职责,而打



右图：前赴后继过河的角马，幸亏这条鳄鱼已经吃饱。



第3站 塞伦盖蒂国家公园(Serengeti National Park)

塞伦盖蒂，方圆将近一万五千平方公里，这片在无数歌中听到在无数野生动物纪录片中看到在无数本书中读到的神奇之地，可以说是每一位游猎迷的终极圣殿。

从恩格鲁格隆火山口到塞伦盖蒂，开车需要五六个小时，十二座的小飞机一个小时。Lake Manyara简易机场的跑道坐落在东非大峡谷的悬崖上，飞机起飞时，几乎不用上升，因为崖壁本身的自然落差，飞机一离开跑道，就已经在半空之中了。到了塞伦盖蒂，降落前，飞行员特地在马拉河的上空低低地绕了个圈子，那短短的几分钟内，我们就看到了拖儿带女的大象、优雅的长颈鹿、成群的野牛、当然，还有角马、角马、过河前集结的角马，过河后休息的角马，还有正在过河的角马！

这次安排在塞伦盖蒂四天的时间，住的是Nomad Tanzania旗下的两个营地。首先是Serengeti Safari Camp，这是一个全部由帐篷组成的迁移营地，所谓“迁移”，并不是隔三差五就搬家，而是每三个月一

水则是女人们的工作。男人们赶着牛群羊群，毛驴们则是女人打水的帮手，两个大塑料桶跨在毛驴背上。这段时间，也正是马赛部落的割礼季节，沿路上能见到脸上画着黑底白道的少年，裹着黑色的布，腰间挂着剑，这是完成了割礼的，已经有资格将木头剑换成金属剑了。

割礼季节每五到六年一次，每次持续两年时间，接受割礼的是十二到十七岁之间男孩，他们需要到荒原上去生活两个月的时间，靠着打猎采集自给自足，当然，还有那没有麻醉的一刀。我对Alex说在南非的大城市，许多妈妈都把孩子送到医院里去进行手术了，Alex直摇头，在这里，如果不去原野丛林中去挨那一刀，那么你在部落中，就永远不会被视为真正的男人。而且，接受那一刀时，还不能喊叫，如果忍不住叫出了声，那也永远低人一等了，所以，大人常常会给他们一块木片咬着。

我们还去参观了一个名叫"lrkeepusi Cultural Boma"的马赛人村落，对于所谓“文化村”，我一直存有戒心，但Alex保证说，这个村子，确实是马赛人真正居住的地方。村子在用树枝围成的圆形的篱笆栅栏之内，村外的一片空地上，闲散着一些披着红色或蓝色格子布的年轻人，有的手上拿着木棍。当然，如今的马赛人也非常清楚旅游业的价值，明码标价，参观文化村，了解马赛文化，一辆车五十美元。交钱之后，那些或蹲或坐或站的年轻人就开始排成队，击掌唱歌舞蹈。栅栏内的女人们也出来了，耳朵上和脖子上都戴着珠子串成的饰品。欢迎的舞蹈之后，就可以进到围栏之内，里面是十几个圆形的土屋，据说是一个酋长和他的十五位妻子及孩子们住在这里。酋长出门去了，由他的一位儿子接待我们。他告诉我们马赛人的传统是多么重要，又说他以后会成为新酋长，还说他二十七岁还没有结婚，但并不妨碍他任意挑选女孩过夜。许多衣着鲜艳的女人向我们兜售各种饰品，但我也瞥见一间土屋的门口，突然出来一位衣衫褴褛的小孩，立即就被土屋内的伸出的同样褴褛衣袖的手给拽回到土屋之内。想到营地中的其他欧洲旅客如此感叹马赛人的古朴文化，就想到也许自己十年的南非生活已磨练出免疫系统：有的传统文化，可能最好是被抛弃掉。

恩格鲁格隆火山口是封闭性的，野生动物容易追踪，但缺点是车子太多！一只遥远的黑犀牛，让几十辆越野车尘土飞扬地排成一条长龙；三只慵懒的狮子，选择躺在路中间，造成几十分钟的交通堵塞。然而，坦桑尼亚之旅，单从地理奇观来说，这个火山口，也是一定要去的。

塞伦盖蒂这片神奇之地，是每一位游猎迷的终极圣殿。

次。动物们在塞伦盖蒂大草原从南往北行走，寻找更丰盛的水草，这个营地跟着动物们，共有四个安营扎寨的地点。这个营地当然比永久营地要更绿色，因为帐篷搬走之后，荒原就被重新归还给植被和动物们。第二个营地是Mkombe's House，这是他们去年才开张的最新的营地，以公司的创始人之一Mkombe Mniko命名。这里更象四间卧室的家外之家，建在山坡之上，地理位置极佳，放眼是辽阔的荒原，能看到马拉河的银带般的河水，也能一直望到肯尼亚的山丘。

冬季的塞伦盖蒂，上演的最大一出戏是角马过河。进行年度大迁徙的主力军中约有两百万只角马、四十万只斑马，它们四五月份时离开塞伦盖蒂南部，七八月份来到马拉河区域，那几个星期的时间就在马拉河的南北两岸徘徊，今天觉得这边的草绿，明天觉着那边的草青。涉水过来，再涉水回去，所以，角马过河的人次（马次），就远远不止两百万。

角马过河，是义无反顾的从众心理的最好表现。大群的角马，过河可以花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小群的，至少也要十五二十分钟。看它们如何在河边聚集、如何犹豫徘徊、如何越



聚越多、领头的几位勇敢的如何先接近水面、头几只一旦开始跨入水中就如同一声令下，后面的大部队争先恐后地跳入水中，那场面宏大壮观，真有排山倒海之势，同时，这勇往直前的角马过河却又充满了慌乱，给人一种冲锋陷阵的悲壮情绪。因为马拉河虽然并不宽阔，但角马过河，却是一场冒险的举动。首先，河中布满了鳄鱼和河马，鳄鱼潜伏在水中，一口上去就能咬住小角马的腿把它拖下水中。河中的还有遍布的礁石，过河之后瘸着腿步履蹒跚的角马常常见到，它们或者会成为狮子猎豹的捕食对象，或因无法行走而倒地不起。在水流湍急处，拐了脚或滑倒后挣扎不起而丧生的也总会有一两只。互相的踩踏是另一种危险，弱小的角马由此丧生。所以，每当角马在河岸结集，兀鹫们也就开始在河岸边盘旋，黑白兀鹫、肉垂兀鹫、白被兀鹫，耐心地等待着过河的牺牲者们。

难怪，与我们住在同一营地的一位英国女士说她已经无法忍受再看角马过河的场景了，“too upsetting, too upsetting!” 她直摇头。为什么角马今天要涉水过到马拉河这边，明天又要涉水回到马拉河那边？真的是隔岸的水草更丰盛么？

角马过河是塞伦盖蒂的大戏，但绝对不是唯一的戏。夕阳下狮子群两周大的小狮子们与母亲的嬉戏、猎豹的追踪及未成功的捕猎、朝阳中站立在圆石上的转角牛羚、贴在野牛面颊上的黄嘴牛椋鸟，喙对喙在树顶鸟巢中喂食小鸟的非洲隼雕……塞伦盖蒂每一个转弯处，都能给你意外的惊喜。

第4站 赛鲁自然保护区 (Selous Game Reserve)

南非最大的国家公园叫克鲁格，以殖民者命名；坦桑尼亚最大的自然保护区赛鲁，名字也是一位殖民者先驱。有时候，真让人佩服非洲兄弟们的胸怀。赛鲁在坦桑尼亚南部，之所以是“自然保护区”而非“国家公园”，是因为这里一半供人游猎，一半供人打猎。

赛鲁的动物不如塞伦盖蒂那么密集，但是这里有河有湖有树林有草原有沼泽，所以，除了数不清的河马和鳄鱼之外，也是看鸟的最佳处，非洲翠鸟、紫胸佛法僧、食蜂鸟、鹭鹤、犀鸟、吼海雕，等等，简直就是东部非洲的鸟类大全。另外，除了传统的越野车游猎外，赛鲁也有游河、钓鱼、徒步等活动。

我们住的营地是Kiba Point，赛鲁海拔低，所以全年气候炎热，不象北部高原地区，虽然更靠近赤道，仍有个小小的冬季。营地的房间三面开放，倚河顺坡而建，靠坡的一面有围墙，开门进去后，墙内是一小院，种着一棵大树，几根木柱子撑起木头搭建的尖形屋顶，屋顶下的正中央是蚊帐罩着的大床。房子的另两面是半截的树枝栅栏，面向Rufiji河的一面则完全敞开，以栏杆相隔，能看到河中的河马和岸上的鳄鱼。近河处还有个小泳池，淋浴也有内外之别，屋顶下的是莲蓬头，屋顶外的是一方石板，水龙头开启后流出的是一道小瀑布。营地房间已经那么四面通透，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贴近大自然的话，还能到野外的蚊帐里去住一晚，fly camp，飞营，是唯独赛鲁才有的活动，我们当然要去体验。

这天的“飞营”的地点选离营地二十公里外的湖边，坐东面西，能欣赏到湖面上的夕阳西下。绿色的蚊帐已经支好，每个蚊帐边还有小帐篷，可供换衣服及放置东西。帐篷以外十米，是绿色帆布



上图起顺时针：黄昏将近，飞营准备就绪；丛林中的盥洗室；狮子妈妈说：让我先挠挠痒。

有人声的地方，野生动物们从来不会主动来挑战。

布围出的卫生间和淋浴房。淋浴是我们早已经熟悉的水桶，卫生间的冲水设备则是铁锹和沙土。河岸上的鳄鱼们都游回到水里去了，有人声的地方，野生动物们从来不会主动来挑战。

虽然是在野外，但大本营的全套人马仍然出动了，厨房的帐篷藏在树丛中，大厨和服务生仍提供最地道的美食服务。河边的餐桌上铺着白色亚麻桌布，摆着银质餐具，白色的亚麻餐巾折叠出好看的形状，三道菜的晚餐也丝毫不马虎。

夜幕降临后，河边的篝火已经点燃。能见到不远处湖水中一群群的河马，因为它们不能在水中呼吸，所以，过不了几分钟，必定需要把头伸出水面，有时候还会张大嘴巴打个哈欠。红色夕阳下河马露出水面的镜头，是非洲大原野上最经典的一道剪影。还有非洲剪嘴鸥，黑翅红喙，张着嘴低低地掠过水面，平静的水面上留下一道细细的划过的痕迹。

太阳还没有从西边落下，月亮就已经从东边升起。这次“飞营”，唯一的遗憾是月圆之夜。月明星稀，我们最怀念的非洲星空那张笼罩寰宇的星空大网，这个晚上没有看到。

夜深人静，但动物们却不安静。河马们的哼哼唧唧的声音时远时近，用手电筒照向水面，无数的小鱼看到灯光就纷纷跳将起来，在手电光中是一道道银色。再往远处照，就能看到河马和鳄鱼的眼睛，如同明亮的黄豆一般。白天在附近见到的那头独处的母狮子也开始呼唤起来，是在叫它的狮群，还是在叫她的两只小狮子？狮叫声离我们那么近，让人的脊背有些发凉。但我们知道，我们的向导Hamza已经在他的步枪中推进了三颗子弹，他会不停地在周围巡视，篝火会整夜燃烧，这次真正的露营，将是最为特别的经历。+

链接

Nomad Tanzania

网址：www.nomad-tanzania.com
电子邮件：info@nomad-tanzania.com
电话：+255 787 595908

预定可通过香港的A2A Safaris
网址：www.a2asafaris.com/africa/
电话：+852 2525 2776